

“三大属性”引领的基础教育体系建设研究

倪娟 沈万里

摘要：基础教育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基点，其历史使命从“建制化民”的教育固国、“启智图强”的教育救国到“普教强质”的教育兴国，当前正迈向以“强基铸魂”为核心内涵的教育强国建设新阶段。《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要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三大属性”的引领下，基础教育以价值引领为核心、以人民立场为根本、以战略支撑为导向，彰显了政治属性的“铸魂”方向、人民属性的“惠民”立场和战略属性的“奠基”使命。面对国家认同教育深化、民生诉求升级与人才竞争加剧的多重交织，基础教育体系建设应以政治属性为引领，构建“培根铸魂”的育人体系；以人民属性为宗旨，完善“扩优提质”的服务体系；以战略属性为支撑，健全“创新驱动”的质量体系，从而为推进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建设、夯实教育强国基石提供坚实支撑。

关键词：三大属性；基础教育体系；教育强国；立德树人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024(2026)03-0023-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①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历史性地解决了“有学上”的问题，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需求日益强烈，基础教育面临着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更加注重“好不好”“强不强”的高质量发展问题。^②基础教育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蕴含价值、制度、战略等要素的全局变革过程，其核心要义在于从以生存、选拔逻辑为主的传统基础教育转向发展公平优质的现代基础教育，主要表现为对青少年儿童全面发展的高度重视，对教育公平与质量并重的制度追求，对科学精神与理性思维的全面培育，对规则意识与公共责任的自觉养成，以及对学生主体性、差异性与创造力的充分肯定等。《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要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作为教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25年度教育学重点课题“‘三大属性’引领教育体系变革研究”（AAA250017）。

作者简介：倪娟，东南大学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博士生导师（南京 211189），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南京 210013）；沈万里，东南大学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南京 211189）。

① 习近平. 论教育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230.

② 杨明全，赵瑶. 论中国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J]. 中国教育科学，2025（4）：15.

强国建设的基点和国民教育体系的根基，基础教育在落实教育“三大属性”方面具有最直接、最基础，也最关键的实践场域意义。基于此，本文以教育的“三大属性”为分析框架，立足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使命，探赜“三大属性”引领基础教育体系变革的历史逻辑与实现路径，以期为新时代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启迪。

一、“三大属性”视角下的基础教育变革历史

《纲要》强调要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三大属性”，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从轴心时代以礼乐教化、德行养成为核心的早期教育形态出发，到新时代以建设教育强国、服务民族复兴伟业为目标的现代教育体系形成，教育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大致经历了“教育固国—教育救国—教育兴国—教育强国”的发展阶段。教育的“三大属性”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呈现出由隐性走向自觉、由松散分离走向协同统一的趋势，塑造了现代基础教育的制度形态与实践逻辑。

（一）教育固国思想下的“建制化民”

古代社会里，以德治国为国家治理之本，教育在其中承担着建制化民、内化德治理念的基础功能，其政治属性处于支配地位。自西周“学在官府”起，“政教合一”的教育传统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基本格局。自汉代推行“尊崇儒术”政策后，《论语》《孝经》等成为基础教育核心文本，将“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融入日常教化，奠定了以德行养成为先的教育范式。隋唐时期创立科举制，实现了教育、选官与意识形态教化的融合，士人“读圣贤书”以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路径，实质是对现行体制的认同与依附。至明清，八股取士将思想规范推向极致，基础教育的内容与方式完全服务强化皇权与封建纲常的最高政治目标。古代社会基础教育的人民属性体现为一种相对有限度的社会整合与阶层流动，但其根本目的还是服务政治稳定的需要。国家通过支持或默许社学、义学及遍布城乡的私塾体系，为部分庶民子弟提供了最低限度的文化准入机会。战略属性着眼于王朝长治久安与文明道统永续的考量，历代王朝皆将童蒙教化视为“正人心、厚风俗”的百年大计。总体来看，古代的基础教育向来屈服于封建国家的政治统治，“学即其政，政即其学”是其价值取向，主要通过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教学内容，以诵读、训诂与礼仪为训练方式，实现“教育固国”“以教立国”的政治目标。

（二）教育救国脉络中的“启智图强”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任务。为了拯救中华民族，在各种救国方案中形成了近代中国的教育救国运动。教育救国主要沿着三条相互交织的路线展开。其一是自上而下的体制革新与精英塑造。从洋务学堂到癸卯学制，再到民国时期的学制改革，基础教育变革的核心是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培养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管理方法乃至军事知识的专门人才，以自强求富。^①正如张之洞所言：“圣天子，图自强，除去兴学无别方。”^②这条路线着眼于国家机器的现代化改造，目标指向巩固国本、抵御外侮这一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其二是自下而上的大众启蒙与民智开发。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救亡不能仅依赖少数精英，必须让亿万民众觉醒，走向民间、深入乡土。晏阳初倡导平民教育，陶行知推崇“生活教育”与“小先生制”，梁漱溟在邹平探索乡村建设，黄炎培推动职业教育，加上科学教育运动普及新知、女子教育运动解放民智等，成为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新兴教育思潮。其三是着眼于未来的人才储备与文明接续。无论是1872年清政府开始派遣留美幼童，还是民国时期大力发展基础科学教育，

^① 叶延武，张小雪. 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变革语境谈世界教育中心建设 [J]. 中国教育科学，2025（4）：34.

^②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 张之洞全集：第6册 [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4258.

都可视为一种超越当下战火与贫弱的战略性投资。它不仅关乎民族能否在未来世界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也为文明的火种保留延续与复兴的可能。三条路线相辅相成，构成了政治属性确保国家机器现代化，人民属性激发全民觉醒，战略属性布局未来发展的“教育救国”逻辑。

（三）教育兴国背景下的“普教强质”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基础教育的首要任务是面向工农大众打开学校大门。1949年，中国文盲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80%以上，小学入学率仅有20%左右，初中入学率则更低。^①党和国家以鲜明的政治立场重塑教育方向，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0年9月，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召开，提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口号，随后群众性的扫盲运动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大规模展开，亿万民众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逐步实现了从文盲大国向教育大国的历史性转变，奠定了社会主义教育公平的初步基石。

改革开放后，随着党和国家的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与现代化发展，基础教育进入了普及与提高质量并重的新方位。随着“三个面向”以及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基础教育不仅承担着扫盲与补充性培养的基础性任务，更肩负着支撑现代化发展、夯实国家发展根基等多重使命，教育的重心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强调“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逐步过渡到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提出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同时明确了到20世纪末，要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和基本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教育普及工作目标。2001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基础教育是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对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先导性作用。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提出实施“两免一补”政策。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大力发展素质教育，不断提高教育的现代化水平。回溯这一历史进程，基础教育的发展沿着“三大属性”从“被动协同”到“主动自觉”的轨迹，不断走向制度成熟与质量跃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扫盲与普及主要响应政治动员与民生急需，三者更多是平行推进、各自承担任务。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确立，以及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逐步完善，“三大属性”开始在制度设计、政策实践与价值引领中相互支撑、协同发展，为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与价值前提。

（四）教育强国指引下的“强基铸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基础教育摆在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战略地位，始终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持续深化改革，坚持公共财政优先投入，坚持立德树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民族复兴筑牢稳固根基。从顶层设计看，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立德树人”确立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加强了党对基础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基础教育更加注重价值引领与育人本位，并不断通过课程教材体系强化国家意志的融入。从2012年启动义务教育三科统编教材编写，到2021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进入校园，再到《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及各科课程标准的颁布，国家意志在课程

^① 石鸥. 中国基础教育60年：1949—2009 [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9.

教材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夯实了教育强国的思想政治根基。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不断升级，由“有学上”转向“上好学”的愿景更加强烈，基础教育改革更加注重公平与质量的协同提升。党的十九大将建设教育强国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基础工程，把教育事业摆在了优先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在这一背景下，围绕基础教育生态与评价体系的关键改革持续推进。2020年，《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出台，明确提出坚决破除“唯分数”顽疾，推动教育评价指挥棒的转变，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幸福感。2021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从政治高度来认识和对待，从体制机制入手深化改革，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相关举措有效回应了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现实诉求，推动基础教育发展更加均衡、更具质量。

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基础教育的功能定位不断拓展，并逐步融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体系，成为支撑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性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从国家战略层面凸显了教育的时代方位，并进一步强化了教育的战略属性。基础教育是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起点，不仅体现在它的“基础性”，还体现在它有明确的“先导性”和“预备性”。2023年，教育部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要系统部署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2025年，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科技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旨在夯实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基础，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服务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式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在政治引领中铸魂，在服务人民中提质，在战略支撑中强基，正稳步迈向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目标。

二、“三大属性”视角下的基础教育变革特征

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既是新时代基础教育坚持正确办学方向、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根本遵循，也是推动基础教育体系变革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三大属性”视角下的基础教育变革呈现出以政治属性确立“铸魂”之本、以人民属性厚植“惠民”之源、以战略属性夯实“奠基”之要的整体特征。

（一）政治属性引领“铸魂”育人方向

基础教育的政治属性彰显为“铸魂”之根本功能。《说文解字》云：“铸，销金也”^①，意指经由烈火熔炼、模具规范，方能化矿石为重器；“魂，阳气也”^②，引申为主宰人之精神核心。“铸魂”在中华文明传承与延续中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古之治国育人，必先正其心、铸其魂。孔子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③ 基础教育作为“教之初、学之始”，不仅是知识的启蒙，更是精神的立基。通过政治属性的引领，基础教育在服务国家战略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达成内在的有机统一。

第一，政治属性通过“价值奠基”实现铸魂。《大学》开篇即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基础教育作为大学之道的起点与根基，要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引导学生认知、认同并践行社会核心之“大德”，奠定“琢玉成器”的坚实基础。荀子提出“化性起伪”，

^{①②} 许慎. 注音版说文解字 [M]. 徐铉, 校定; 愚若, 注音.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295, 186.

^③ 焦金鹏. 论语 [M].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5: 2.

强调通过教育对人性进行约束,使其接受礼仪法度,理解道德规范,从而达到“性伪和”的境地。^①基础教育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育人起点,是“化”与“塑”的关键期,要将爱国、诚信、责任等价值元素,“春风化雨”般融入课程、教学与校园文化,以“三寸之坎”向“万仞之深”的目标迈进,为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奠定坚实的价值基石。

第二,政治属性通过“认同建构”深化铸魂。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Habermas)认为,民族有“两副面孔”,即“由公民组成的民族”所依托的宪法爱国主义政治认同与“由民众组成的民族”所根植历史的文化认同。^②一方面,基础教育通过国家历史、宪法法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与法治精神。《管子》有云:“法者,天下之仪也。”法律与制度是公共生活的共同标尺。基础教育是将中华治理智慧的“程式”与“仪表”内化为青少年对当代中国法治道路认同与实践的起始点。另一方面,基础教育通过教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文学经典、历史记忆与艺术瑰宝,让学生浸润于共同的文化血脉之中,培育情感纽带与文化自信。从《诗经》“雅颂”的礼乐教化,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③的历史叙述,文化经典始终承载着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功能,能够更好地帮助青少年发出“我是谁”的文化自觉与“我从哪里来”的历史认同。

第三,政治属性通过“使命传承”升华铸魂。教育的目光,穿越历史,照亮现实,指向未来。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④的宏愿,指明了教育承载的文明传承与未来使命。蔡元培曾说:“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⑤基础教育的政治属性应触及“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从而将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对学生的素质要求,激发其历史使命感与社会担当精神,引导学生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伟业,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 人民属性厚植“惠民”价值立场

基础教育的人民属性诠释了其“惠民”的逻辑。《说文解字》云:“惠,仁也”^⑥,意指发自内心的仁爱与施予。先秦时期,《尚书》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将民众的福祉视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奠定了教育惠及黎庶的民本基因。现代教育对公平与质量的追求,决定了基础教育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取向。

第一,“惠民”首在“有教无类”的普惠性。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便发出“有教无类”的育人理念,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开创了平民教育的先河,奠定了中华教育面向大众的伦理基石。此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成为历代有识之士的共识,兴办官学、书院乃至社学、义塾,无不蕴含着教化百姓、开启民智以“惠民”的初衷。孟子提出的“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⑦理念,揭示了教育作为“惠民”之本的道理。现代社会,基础教育作为一项基本公共服务与法定权利,保障让每个孩子“有学上”,这是对社会“起点公平”的根本保障,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在实践中的落地。

第二,“惠民”重在“因材施教”的优质性与“春风化雨”的关怀性。“惠民”不能仅仅止于普及,更在于质量的提升。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期待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愿望转变,要求教育

① 赵厚燧,陈竞蓉.中国教育史教程[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73.

② 赵亚妮,郑航.国家认同教育的理论解析与本土建构[J].中国教育科学,2025(6):25.

③ 顾向明.司马迁[M].沈阳:辽海出版社,2011:104.

④ 朱熹,吕祖谦.近思录[M].王广,注.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66.

⑤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16.

⑥ 许慎.注音版说文解字[M].徐铉,校定;愚若,注音.北京:中华书局,2015:78.

⑦ 孟子.孟子[M].万丽华,蓝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295.

需从“规模”转向“内涵”，从“标准”转向“个性”。“惠民”在基础教育的差异化引导中体现为对生命节奏的尊重和“容错式”的关怀。先秦时期，孔子曾根据高柴的憨直、曾参的迟钝、子张的偏激、子路的粗犷等不同性格特点来因材施教，开创了根据个体差异进行精准教育的先河。王阳明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指出：“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他通过草木萌发的生动隐喻，揭示了基础教育应在生命破土之初，顺应天性、施以温情，而非揠苗助长、生硬强制。“惠民”的本质在于尊重每个生命个体的生长节律，不以统一的模具扼杀多元的潜能，使每个孩子都能在最适合自己的土壤中破土而出。

第三，“惠民”成于“化成天下”的发展性与“各得其所”的赋能性。“惠民”的终极目标在于通过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潜能释放，使其获得追求美好生活、实现人生价值的能力。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用人类的文明成果“教化”和“成就”人，使其从“自然人”成长为“文化人”，进而参与社会、贡献天下。儒家倡导“修己以安人”，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自我修养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担当，彰显教育对个体发展与社会贡献的双重功能，体现了教育强国是自身体系强与服务国家贡献大的辩证统一。基础教育的“惠民”，最终要落实到为每个学生赋能，赋予其适应未来变化的知识与技能，赋予其明辨是非、涵养德行的健全人格，赋予其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赋予其担当社会责任的家国情怀。

（三）战略属性夯实“奠基”支撑使命

基础教育的战略属性，核心在于“奠基”逻辑。中国古代典籍《尚书》有言：“功崇惟志，业广惟勤。”任何宏大功业的开拓，必先立其志向、固其根本。基础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石，在“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中担负着基础性、先导性的重要使命。

第一，为民族复兴奠定“人才之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保持国家竞争力的根本源泉。中国古代政治家管仲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①这揭示了人才培育的长期性和战略性。基础教育是国家人力资源战略的起点，其要点在于面向未来培育能够支撑科技创新、经济转型与综合国力提升的潜在人才。从《尚书》“敬敷五教”的德政之本到《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王道之乐，一以贯之地凸显了基础教育在国家治理与文明赓续中的重要作用。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公平而优质的基础教育将为青少年植入科学的认知思维、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从而为国家迈向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锻造最广泛、最坚实的人才“基座”。

第二，为社会长治久安奠定“公平之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促进社会纵向流动的重要途径。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便倡导“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彰显了朴素的教育公平理念。可以说，追求教育公平是中华文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理想的社会实践。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教育体系，必须致力缩小城乡、区域、学校之间的差距，保障每个儿童，无论其出身、地域或背景，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起点。历史经验表明，教育机会的均等与质量的均衡是凝聚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和谐、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支柱。基础教育所铺就的这条“公平起跑线”，奠定的正是社会结构的“稳定之基”。

第三，为文明赓续发展奠定“文化之基”。文明之存续，非仅依赖典册器物之传承，更在于其精神血脉通过教育在代际间生生不息。基础教育是“化成”过程的起点与归宿。从汉代“独尊儒术”以确立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正统，到唐宋以降通过蒙学教育将伦理规范、历史知识与文化精神普及

^① 管仲. 管子 [M]. 吴文涛, 张善良, 编著.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5: 35.

于民间，基础教育始终承担着“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战略使命。对本国历史形成基于理解的认同与敬重，是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前提。这种“文化基因”的培育，是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增强文化自信、确保中华文明在兼容并蓄中生生不息的战略根基。

三、“三大属性”引领基础教育体系建设的现实诉求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社会转型步入深水区，基础教育体系建设面临着复杂的外部环境与日益凸显的内在诉求。为此，基础教育要深刻把握教育治理中强化国家认同的政治引领，切实回应社会结构变迁中优质公平的民生关切，积极应对全球创新浪潮下人才战略的国际竞争，从而形成推动基础教育体系持续优化、服务国家发展全局和增进人民福祉的现实动力。

（一）教育治理中强化国家认同的政治引领

在当代世界教育改革发展中，由教育引发的国家安全危机，突出表现为教育的政治安全危机，即教育脱离国家政治方向、原则、立场及路线，政治属性被淡化、弱化。^①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基础教育现代化在回答“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上，要强化国家认同的政治引领。基础教育阶段是培养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关键时期。2016年，“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将国家认同素养列为学生的核心素养之一。^②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成员对所属国家的文化传统、历史、国家主权、国家制度、政治主张、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等的认可而产生的归属感，不仅关乎个体对所属政治共同体的归属感与忠诚度，更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精神纽带”。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价值观念也呈现多元化的局面，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涉世未深，鉴别能力有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形成，容易出现扭曲。^③近些年来，某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仍在深化，并且朝着渗透内容由显性渗透到隐性渗透，渗透方式由传统形式渗透向复杂形式、高科技形式渗透转变。同时，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也在公私领域的夹缝中获得一些生存空间，并在无形中改写着国家认同的赋值边界。^④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加强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必然要求。

（二）社会结构变迁中优质公平的民生指向

基础教育作为整个教育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个体价值实现过程中的起点和蓄势阶段。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了“投资于人”的重要性，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置于首位，使“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回归民生领域。当前，优质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性、人口变化的急剧性（少子化加剧、老龄化深化）、人民群众期待“上好学”的迫切性相互叠加，凸显出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必要性 with 复杂性。在国际上，日本、韩国等先行经历人口转折的国家，教育体系普遍面临学区空洞化、小规模学校激增、财政负担加重以及代际传递不平等加剧等共性问题。韩国的制度创新驱动教育转型、日本的资源整合与质量提升并重、美国的多元机制提升教育公平等经验，对于我国基础教育注重科学谋划、优化资源配置与整合、注重内涵建设等方面有一定的启示。^⑤“适应人口变化的基础教育资

① 郝德永. 论课程安全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5 (10): 17.

② 核心素养研究课题组.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J]. 中国教育学报, 2016 (10): 3.

③ 马文琴. 全球化时代加强中小学国家认同教育的思考 [J]. 中国德育, 2017 (13): 40.

④ 冯庆想. 当代国家认同的理论阐释和实践路径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4 (3): 70.

⑤ 张婷姝, 彭华安, 何沛芸. 应对学龄人口减少的教育变革: 韩国、日本、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J]. 江苏教育研究, 2025 (5): 37-38.

源调配机制”作为基础教育改革试点之一，在全国所有省份开展。基础教育要以此为契机，主动变革、前瞻规划，准确把握学龄人口变化趋势，科学实现基础教育的重大结构性优化，构建适合、高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满足人民群众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时代诉求。

（三）全球创新浪潮中人才战略的国际竞争

当今世界正处于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核心的全球创新浪潮之中，新一轮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与生物技术加速迭代，国际竞争的重心由资源要素竞争转向创新能力竞争。人才作为创新活动中最活跃、最关键的要素，已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变量。可以说，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竞争的源头在基础教育。从国际趋势看，发达国家普遍将基础教育置于国家人才战略的起点位置，各国围绕资源调整、性别教育、幼小衔接、教育数字化、教师学生福祉、青少年生涯教育、教师队伍建设、STEM教育等重要议题，通过强化科学素养、创新精神与问题解决能力的系统培养，出台了一系列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计划。^① 这些行动旨在回归人的教育，将人作为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构服务人的发展的基础教育生态，夯实基础性人才培养体系，为国家核心竞争力提供稳定且长远的支撑。从国内看，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判断标准还没有形成共识，识别、选鉴和培育创新人才过于依赖学业成绩，存在“掐尖”现象，忽视了基础教育阶段人才发展的诸多不确定因素。^② 此外，国内推崇“头悬梁，锥刺股”“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等“苦读文化”，严重压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束缚了学生学习的意愿。^③ 基础教育阶段是创新素养培养、创新人才成长的奠基时期，有必要将选才、育才环节前置到基础教育阶段，发现和关注具备拔尖创新人才潜质的青少年，为其今后成长为真正的拔尖创新人才提供“适合”的教育。

四、“三大属性”引领基础教育体系建设的实践进路

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不仅需要价值引领和政策支撑，更要在具体实践中落实政治属性、人民属性与战略属性的内在要求，将“三大属性”从价值理念转化为基础教育体系建设的具体行动。为夯实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基点，应坚持系统观念，强化政治属性，构建“培根铸魂”的育人体系；坚守人民属性，完善“扩优提质”的服务体系；彰显战略属性，健全“创新驱动”的质量体系。

（一）强化政治属性，构建“培根铸魂”的育人体系

第一，坚持立德为先，夯实德育根基。党的领导是基础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决定着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因此必须不断加强党对基础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一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全面贯彻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学生个体发展规律，构建一个纵向主线贯穿、螺旋式上升、逐步递进的教育教学体系，夯实立德树人的思想根基。二是强化课程思政的融通作用，将价值引领有机融入各学科课程教学之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科教学同向同行、协同发力。课程思政是将思政元素融入具体的课程中，从而实现各门课程的育人价值。^④ 课程思政依赖教学的表达，需要借助语言

^① 宋佳，刘青佩. 重构人本教育的未来：迈向教育 2030 目标的全球基础教育十大行动 [J]. 中国基础教育，2025 (1): 74-78.

^② 陈如平. 办强办优基础教育：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路径 [J]. 中国教育月刊，2025 (2): 2.

^③ 杨欣，张辉蓉，宋乃庆. 基础教育对创新人才培养的障碍与对策 [J]. 中国教育月刊，2012 (11): 1.

^④ 郭建斌，申思淼. 新时代我国课程思政理论研究述评 [J]. 中小学教材教学，2024 (7): 20.

符号来传递课程思政的教学理念、育人思维与教学实践，需要师生对课程知识思政价值空间进行构建。^①因此，要加强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建设，定期开展专题培训、集体备课、案例研讨等，提升全体教师的学科育人意识与思政教育能力。三是探索建立五育融合育人模式。推动五育从“协同”走向有机“融合”，已成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命题。^②五育融合应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依托课程载体与教学表达，全面增强育人模式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推进德、智、体、美、劳之间相互衔接、彼此支撑、交叉融合、互促互进，形成以德为先、以智为本、以体为基、以美为尚、以劳为要的协同发展体系。

第二，强化课程引领，塑造价值观念。课程是教育思想、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的核心载体，也是培根铸魂、强化价值塑造的主渠道。一是严格落实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确保课程目标、内容设置和实施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育人导向，将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三大文化”与文化自信教育，以及总体国家安全、生命安全和健康等重大主题教育融入课程教材和教学过程，赋予课堂教学和学科学习以灵魂。^③二是积极探索校本课程建设。立足学校实际和区域资源，将红色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融入课程内容，拓展价值塑造的现实载体。三是大力推进课程内容的价值融合与教学转化。教师应在各学科教学中，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与价值引领素材，结合学生生活实际与认知特点，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第三，深化实践育人，锻造精神品格。培根铸魂不仅在于认知与情感的激发，更在于通过实践将价值理念转化为坚定的信念与自觉的行动，在身体力行中锻造学生的精神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④一是劳动实践育人。以劳动教育为重要载体，引导学生在日常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中体悟劳动价值与责任意识，在身体力行中实现“劳力”与“劳心”的有机统一。二是社会实践育人。通过社会调查、志愿服务、社区服务等形式，引导学生走出校园、融入社会，实现“社会即学校”的空间转变。三是情境体验育人。依托庄严的升旗仪式、入团入队仪式，以及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遗址、博物馆、科技馆等研学实践活动，创设富有仪式感与象征意义的教育情境，引导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实现由“知”向“信”、由“信”向“行”的转化。

（二）坚守人民属性，完善“扩优提质”的服务体系

第一，倾听民声，回应教育期待。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人民群众对教育公平、质量与多样性的期待更加迫切。当前，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扩大高中阶段教育学位供给，正是对群众“升学机会更加充足、教育选择更加多元”现实关切的积极回应。一是在制度层面建立以民意为导向的教育供给调节机制。教育的民意需求调查以及满意度等监测结果不仅要跨越不同学段、不同学区、不同群体，也要将其作为资源配置与政策调整的重要参考。以高中为例，通过精准测算学位需求变化，动态扩大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学位供给，以回应群众对升学机会和教育选择多样性的期待，努力实现“愿上尽上”“愿读尽读”的高中教育新生态。在学龄人口下降地区，应以需求评估为前提，统筹学校布局调整与办学规模优化，避免简单“撤并压缩”，为后续推

^① 宋晔，刘博文. 论课程思政价值创生的逻辑 [J]. 中国教育科学，2025（5）：127.

^② 姜艳，邵长艳. 五育融合视域中课堂教学的现实困境及破解 [J]. 中小学教材教学，2025（9）：40.

^③ 郭元祥，刘艳茹. 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基础教育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的使命 [J]. 中国教育科学，2025（10）：5.

^④ 吴晶，胡浩.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J]. 人民教育，2018（18）：8.

进小班化教学改革预留空间。二是建立教育民生问题动态监测与预警系统，对学位供给、校园安全、课业负担、师德师风等高频关切领域进行前瞻性研判与主动治理，变被动响应为主动服务，切实将民众的“急难愁盼”转化为教育改革的实践方向。

第二，汇智聚力，激发改革活力。教育“扩优提质”是一项系统工程，应着力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协同共治的新格局。一是深化社会力量参与办学机制。在坚持教育公益属性的前提下，完善政策激励，鼓励和支持企业、社会组织、社区等通过捐赠资助、提供服务、设立基金、共建实践基地等多种形式依法参与教育发展，特别是在课后服务、素养拓展、职业教育等领域丰富资源供给。二是畅通公众参与机制。构建涵盖家长委员会、学生议事平台、教师发展共同体以及社区协同组织在内的多元参与体系，使不同利益相关方能够在教育决策、过程监督与质量评价中有效参与并产生实质影响，推动教育治理由“单向管理”向“协同共治”转变。

第三，增进福祉，提升教育获得感。教育获得感不仅体现在入学机会的可及性上，也体现在教育过程的公平性、教育质量的可感知性以及个体发展的支持度上。一是深化“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深入推进县中振兴、综合高中、中考改革等试点工作，重点解决中等教育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多样化发展不充分、适宜性可选择性不够，以及学业压力较大、“分数至上”观念较为严重等问题，提升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二是聚焦“扩优提质”，持续增加优质学位供给。围绕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现实需求，在学位供给上实现从“有保障”向“高质量”转变。一方面，顺应人口发展新形势，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夯实基础教育起点公平；另一方面，优化义务教育与普通高中资源配置，推动优质学校扩容增位与集团化办学，丰富课后服务内容与形式，促进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以高质量、多样化的教育服务回应差异化需求。三是稳步开展小班化教学改革。在学龄人口下降地区着力探索建立小班化教学保障机制，推进因材施教，提高育人质量。通过缩小班额，让每位学生都能获得更多关注与个性化指导，使教育过程更加公平、教育质量更加可感，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对基础教育的满意度与幸福感。

（三）彰显战略属性，健全“创新驱动”的质量体系

第一，发挥科技引领作用，构建优质数字教育生态。以科技赋能教育现代化，关键在于构建系统化、常态化的数字教育应用体系。一是持续巩固“双减”成果，做好科学教育加法。大力推动落实《意见》，以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为重点，全面加强中小学科技教育，夯实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基础，引导中小學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实践。二是建好国家教育大数据中心，统一数据标准和接口标准，建设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教育数据共享网络，畅通数据循环，实现教育治理由经验主导向数据驱动转型。三是深化基础教育专用大模型的开发、应用及标准建设。教育专用大模型的应用要以课程教学为核心场域和价值锚点，重点突破智能教育环境下的课程重构、教学模式创新、学科数字教材建设等前沿领域，深化“人机协同”融合的课程教学新范式。^①

第二，深化创新驱动发展，系统培育拔尖创新人才。《纲要》进一步对“加强科学教育”和在基础教育阶段实施科学素养培育“沃土计划”，面向具有创新潜质的高中生实施“脱颖计划”作出了重要部署，旨在从小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运用科学技术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实践能力，促使科技领域极具创新潜能的拔尖创新人才得以持续涌现。培育拔尖创新人才要建立早期发现、贯通培养、协同育人的系统机制。一是人才识别的标准是多样的。基础教育阶段的人才识别不是按照统一标准对学生进行分层筛选，而是强调依据不同标准发现不同领域人才创新潜能，为他们提供适合

^① 沈万里，倪娟. 学科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困境及其突破路径 [J]. 课程·教材·教法，2025（10）：36.

的教育。二是深化启发式、探究式、项目式教学，强化学科实践与跨学科主题学习，在语文、数学、科学等基础学科中深化思维训练，尤其注重保护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三是推动高中阶段设立科技高中、人文特色高中等，并与高校、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合作建立创新实验室，开展“中学生走进实验室”等项目，实施学段衔接的贯通培养，探索设立科技创新奖项，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校园文化与制度环境。

第三，重构多元课程体系，筑牢创新能力基础。可借鉴美国大学先修课程等经验，设置对接学生兴趣志向和高校学科专业、具有难度梯度的多样化课程，避免学生集中在少数几个高考科目上过度竞争。基础教育承担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重任，应允许更多学生基于课程学习逐步拓展学习内容、积累专业能力与开发创新潜力，致力让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满足具有学科专长、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超前或加速学习的需要。

第四，强化师资赋能路径，夯实科技教育根基。《意见》指出，将科技教育全面融入教师培养与培训体系之中，在“双一流”建设高校开展科技教育硕士培养，定向培育具备跨学科知识与技能的复合型教育人才。一是通过高层次专业培养夯实科技教育教师的专业能力基础。依托“双一流”高校的学科优势与科研平台，引导教师系统提升科学素养、技术理解与课程实施能力，加强科技教育硕士培养，推动科技教育走向内涵式发展。二是通过国际化研修拓宽科技教育教师的专业视野与发展空间。实施科技教育教师海外研修计划，定期组织教师赴科技教育发展水平较高国家和地区开展研修交流，系统学习先进的科技教育理念、课程形态与教学方式，促进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的有机转化。

（责任编辑 孟宪云）

Construction of Basic Education System Led by the “Three Major Attributes”

Ni Juan, Shen Wanli

Abstract: Basic education is the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Its historical mission has evolved from “establishing a system to educate people” for national consolidation, “enlightening wisdom and pursuing development” for national salvation, “promoting universal education and enhancing quality” for national rejuvenation, to currently “strengthening foundation and shaping the soul” for building China into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Construction Plan Outline for Building China into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2024-2035)* emphasizes the need to grasp the political, people-oriented and strategic attributes of education and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Under the guide of the attributes, basic education regards value guidance as core, people-orientation as root and strategic support as direction, demonstrating the soul shaping direction of the political attribute, the stance of benefiting people of the people-oriented attribute, and the foundation mission of the strategic attribute. In the interweaving of the deepen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and high demand for livelihood and severe competitiveness,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education system should take political attribute as guide and establish an educational system that nurture the root and shape the soul of the nation, take people-oriented attribute as principle and improve a service system that expands advantage and enhances quality, and take strategic attribute as support and improve a quality system that facilitates innovation, so as to support fair and high-quality construction of basic education system and consolidate the building of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Key words: three major attributes; basic education system; build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forster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